



著作：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话

一 讲解意旨

1 本品讲述的因缘

佛教中有两句很通俗的话：「法不孤起，仗境方生；道不虚行，遇缘即应」。这即是说：世间每一种法，每一件事的生起，都需要有其他的缘境而助成；不是单独可以孤立的；就是论道讲学或创办一个道场，亦多是有因缘的，为适应对方机感的需求，才会「应运而生」，决不是徒然虚设的。

就拿佛陀讲经来说吧，亦都是有因缘的，没有因缘，便没有目的，等於无的放矢，毫无意义，佛陀说经的因缘，大约有两种：一种是「请转法轮」；一种是「无问自说」。前一种是说明佛陀说法，必须有人先行请法，然後才和他们说法。如佛初成道时，入定观察众生，觉得众生根机未熟，对于自己所证的深法未能接受，若冒然而说，不信而轻慢，不但无益，反而有损，不如不说。故法华经有：「破法不信故，堕於三恶道」。「我宁不说法，疾入於涅槃」。後来经过螺髻梵王的三次恳请，佛陀亦认为有一类「不定聚」的众生，可以化

2

度，所以就开始说法了。本来佛为觉世度生而出世，说法度生是应负的职责，何必要恳请然後才说呢？所以後一种「无问自说」，便是答覆这一问题。在佛说的三藏十二部经中，有一部叫做「无问自说」，就是佛觉得有机缘应为众生说法的时候，便与众生说法，根本用不著摆架子，要人来请吃斋，然後才肯说的。所以维摩经说：「菩萨为众生作不请之友」。如佛说阿弥陀经，并没有人请法，是佛自己无问而说的。因佛是观机说法，觉察到那时有一班净土根机的人，对他们说净土法门，就可以得度的，於是他就自动说起「阿弥陀经」来，用不著他人来启请了。但是说法要请，法轮要先请而後转，亦是有含义的，并非真的说法师在摆架子。他的含义，是在於「重法不轻说，轻说人不敬」。怎样是「重法不轻说」呢？现在讲两个故事来证明：一是「雪山大士为半偈亡身」：在涅槃经第十四卷，记载佛陀过去世在因地修道，住在雪山，心里想听经，苦无说法人。当时天帝释知道，变身为罗刹，说了「诸行无常，是生灭法」的半偈。他听了很欢喜，只觉意有未完，一定还有下半偈，要求再说下去。罗刹说肚子饿了，需要鲜血充饥，才能再说。这位修道的大士，就请他说出後半偈，答应以身血供奉。罗刹便说了

「生灭灭已，寂灭为乐」的後半偈，大士听了，法喜充满，即把这偈写在石上、壁上、树上、道边，希望流传後世，自己即登高树跳下舍身，以备将身体血肉供奉罗刹，谁知他跌落半空的时候，天帝释就化回原形，把他接住，并赞叹他求法的殷

3

重与诚恳，不惜为半偈而牺牲自己的生命。所谓重法不轻说，意在其中了。二是「善面王重法而舍妻子」：在撰集百缘经第四卷，记载过去波罗捺国的善面王，睿智乐道，常为求法，把珍宝摆列在通衢大道之上，高声宣布，谁能宣说妙法，即把珍宝奉赠。当时亦有天人化为罗刹来试验他的为法是否真诚，对他说自己能说妙法，只是肚子饥饿，须食含热血的新肉，才能说法。他的太子孙陀利在旁听了，认为闻法的机会很难得，自愿舍身供养。善面王为重佛法，宁舍爱子，为罗刹所食。谁知罗刹食了，犹说不够饱，不能说法。当时国王的夫人，见此情形，心中想道：我子为法，尚能舍身，我何贪爱，而不能舍？於是就禀白国王，愿随儿子，为法舍身，国王重法，亦愿舍其爱妻。罗刹顿时[国爪]裂皇后，狼藉在地，饮血肉，食之既尽，犹说饥渴，并要求国王，以身供其食料。国王就说：「此身虚假，本无足惜，但身死了，那能闻法呢？不如求你先说妙法，然後我来舍身，用供汝食」。罗刹见其诚心，即为说偈道：「因爱则生忧，因爱便有畏；能离恩爱者，永断无怖畏」。罗刹说了这句偈，还复天身，而太子和皇后，此时亦忽然现前，其实并未死去，国王闻法起敬，又见太子夫人，依然活著，心怀欢喜，不能自胜！佛陀说到这里，指明国王是他的前身，太子是阿难的前身，夫人是耶输陀罗的前身。佛陀修菩萨道时，为敬重佛法，虽爱妻爱子，亦不吝惜而施舍，而这些又都是从「重法不轻说」中所促成的。怎样是「轻说人不信」呢？这道理很简单，你嘴巴轻轻，随便说话，人家

4

对你不但不信任，而且也不敬重了。如果是说佛法的人，也用这样轻率的态度，没有一点儿庄重，那人家会把你的说法当做儿戏，完全失去了说法的意义了。又不应该说的人，你偏要向他说，他不但不信，还要轻慢，也会失了说法的意义。所以法华经方便品说：「止止不须说，我法妙难思，诸增上慢者，闻必不敬信」。後经梵王再三恳请，乃说妙法，但在法华会上，还有五千个退席的新学比丘哩！又在梵网戒经中，佛陀也曾劝诫弟子，莫为「非人」说法与传法，以免不能得益，反招轻谤的罪愆！杂花譬喻中说：有一个商客入海采宝，千辛万苦，冒著生命的危险，才采得一粒无价宝珠。回家後，他的两个小儿无知，抢著去玩。商客问他们道：你们知道我的宝珠是怎样得来的吗？一个说从爸爸衫袋中取出来的；一个说从爸爸的旅行包里得来的。他们不懂艰辛，把珠说得这样容易得到，抱著轻心慢心，丝

毫并无珍重的意思。佛陀不说法，法轮要请转，其含意亦是如此，就是要人对佛法生起稀有之心，难遭之想，知道佛法是佛陀从多生以来勤苦精修，牺牲种种财宝、生命、以及国城妻子而得来的，才会生起敬重，由敬重而得利益，所谓「佛法在恭敬中求」，便是这个意思。现在法师讲经，若有礼请，亦是为了尊重佛法，并非尊重个人；可是有些法师讲经，往往打起官腔来，或从文字上表现出来，说自己是「代佛宣扬」，大有张天师「替天行道」的神气，不舍我慢，空谈妙理，也是很好笑的。像我这次在港作客，偶来贵社随缘讲说，本来也用不著「恭请」的，而元果社长循

5

著传统性的尊重佛法，也在礼貌上来了一番酬酢，其盛意实为可感！他又说有许多社友喜诵普门品，诚心崇拜观音大士，爱听观音大士的法门；并希望讲後有一部通俗的讲义出版，使他们可以随时浏览参考，增加认识，坚固信念，熏陶德化，长养圣胎。就在这个需要之下，助成我讲解本品，也产生了一部讲话的因缘。

著作：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话

2 本品为应时妙品 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，当然明了这个时代的情形；现在这个时代究竟是一个什么时代呢？简单的回答：是一个战争苦难的时代！是一个生活烦闷的时代！原因在於近代西洋文明发达，学说蓬起，各是其是，各非其非，异见纷纭，莫衷一是。影响所及，各国人民，思想散漫，失去重心，在精神上已流为无主游魂，苦闷旁徨，不得安定；而转到物质上来，就成为嗥吠，到处充满斗争强夺之声。斗争强夺的结果，不是你死，便是我亡，而那些不亡未死的生灵，便要受尽了灾劫残余的痛苦！农村经济的崩溃，都会劳资的纠纷，场的物价飞腾，人民的租税增重，没有一天过著安乐的生活。例如我们现在，虽然住在有天堂之称的香港，可是天堂隔壁便是地狱，随时可以见到社会的黑暗面，抢夺打斗，杀人而不眨眼；随时可以看到工人罢工，闹得胡天胡地；随时可以听到木屋区的呻吟声，老弱辗转而死於沟壑。而且南北越的危机四伏，东西洋

6

的暗斗未已，世界第三次战争的威胁与恐怖，在每个人的精神上都未解禁。谁说这不是苦难时代，这不是愁闷时代呢？但是我们研究这种苦难与烦闷是怎样来的呢？依佛法来说：有些是过去大家所造的共业，现在受到共同的果报；有些是大家现世造的新业，现在便感到苦报。而这些业力的来源，完全由於各人自己心力的创作。大家有一颗

贪婪不厌的心，有一颗瞋怒不忍的心，有一颗愚痴不明事物原理的心，所以在过去和现在，造下许多恶业的因，就不断地产生世界恶浊，身心不净，忧愁悲恼的苦果。贪瞋痴佛教叫做三毒，是人类心理上的毛病，普通的药物是难以治疗的，必须用佛陀的法药治疗，才有起死回生的作用。在本品中说：「若多贪欲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便得离贪；若多瞋恚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便得离瞋；若多愚痴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便得离痴」。为何常念菩萨，常敬菩萨，便可离去这三毒呢？因观世音菩萨是以慈悲为心，救苦救难，你因久念菩萨，沐浴慈光，熏陶慈德，心肠渐渐趋向慈善，那三毒的心病，也就渐渐可以除去。一个人起贪心去侵占人家的东西，为自己的利益打算，不顾他人的损害，是因自己缺乏修养，丧失慈悲，才肯去做利己损人的事情，如果自己有了慈悲心，那肯去做与人无益有损的事吗？当然是不忍去做的。人多瞋恚与愚痴，亦是如此；如果有慈悲心，谁肯大发雷霆，瞋怒伤人呢？如果慈悲具足，谁肯糊里糊涂去做出许多不合理的事情呢？所以常念恭敬菩萨，一面是自己渐渐养成慈和的心地，诸恶莫作，一面是此心常与菩萨之心相应，浸在众善奉行的气氛中

7

，渐渐趋向身心净，以及家庭和社会的和乐，世界也就安宁了。现在的世界如此不宁，众生如此多难，救济的方法自然很多，但只知从科学上、从政治上、从经济上、或从外交手腕上去谋办法应付，那并非不好，可惜都是一时的治标之策，不是长久的治本源之计；要真正的治本清源，应从佛法的修心治心做起。把心地的修养搞好，赶走了内在的三毒邪魔，以慈悲的公德心去统驭科学，使科学的产品，资益人民的生活，不被滥用而成为侵略杀人的利器；以慈悲的公德心去控制政治和经济，使政治走上正轨，国利民，经济处理妥当，百姓丰衣足食；以及运用慈悲的公德心去处理外交政策，走向外交和平的路线，就可减却战争的威胁和杀戮。现在本品的教义，不但阐明观音大士是慈悲为心，救苦救难；同时我们能学习大士的做法，自己方可植增智慧，消灾免难了。所以大士的普门示现，随类济度，在这苦难多灾的时代看来，实为对机说法、应病与药的「应时妙品」，合乎时代病人的苦口良药，值得大家来提倡，来推行，做为普及大众的教育才好。

著作：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话

3 本品盛行的原因 在法华经中说：「佛为大事因缘出现於世，无非欲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」。释尊出世的大事因缘，一生的本怀，都在这部经中揭穿无遗。但这部经有七卷二十八品，本品是二十八品中第二十五品，其他二十七品都不很出名，

8

为何本品特别流行，读诵流通的人特别多呢？这原因亦很简单：一是本品推扬慈悲德化，为人人所乐

道，为时代所需要；一是观音大士誓愿弘深，与此娑婆国土众生特别有缘，历来亲沐慈恩，发现灵迹的受患者，非常之多，有以致之。在观音大士灵感记中说：中国晋末时候，北凉地方有位相辅名叫沮渠蒙逊，重病在身，医药无效。时有一位印度来的县无谿尊者，偶经其门，被其家眷请入诵经祝，以求消灾。尊者一见沮渠蒙逊，便说他生的是「业障病」，不是普通药物可以医得好，必须要念法华经的普门品，方可全愈。蒙逊为欲病好，信之不疑，虔诚诵持，不到七日，病已霍然脱体。由是全家大小，无不诵持本品。由之流传出来，诵者日多，灵验时见，於是递相抄诵，纸贵洛阳，不胫而走。这样看来，本品的单印，不始自近代，在中古时代的晋朝，早已盛行於世，因缘亦是不可思议的。清朝有一个褚稼轩，著作「坚觚续集」卷一中说：宋朝淳熙元年，吴江长桥旁边住著一个八十多岁的郑媪，乞食为生，茅屋一间，不蔽风日。但她是观音大士虔诚信徒，且有一个志愿要铸一尊大士铜像，以便永久供养，所以把讨乞得来的铜钱，都储存一瓦罐中。一日邻居不慎引起火患，连她的茅屋亦付之一炬。火熄後，老媪在灰烬中边哭边拣，不料发现奇迹，瓦罐中的铜钱已被成一大士铜像，高一尺余，衣冠樱珞，柳枝净瓶，无一不具，工制巧妙，当时的铸佛名匠看到，亦惊为神工，自叹不及！时有王姓士绅，深受感动，出资建净

室一间，为郑媪侍奉香火，供养礼念，以终其身。这些灵迹，都成为大士洪名遍播，本品单传的因素。